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2.03.003

【主持人语】何顿原名何斌,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长、中、短篇小说800余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我们象葵花》《就这么回事》《荒原上的阳光》《喜马拉雅山》《眺望人生》《荒芜之旅》《黑社会》,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太阳很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等,部分作品已先后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在国外出版。何顿的小说擅长运用长沙方言,以写实手法,原生态地呈现下层小市民尤其是个体户的欲望细节,被誉为社会转型时期都市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亦因此被视为中国新写实主义的实力派代表作家之一。2011年,其长篇历史小说《湖南骡子》甫一出版,即引起读者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当下十分难得的、具有史诗性特点、有实力冲击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力作。本期的何顿研究专辑,特邀作家本人和4位学者对《湖南骡子》一书进行研讨。何顿先生《一个偶然,却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一文回顾了其创作这一作品的缘起、动机及意图,《人性透视和历史反思》《湖湘人文精神百年回顾的经典文本》《一个家族的精神史诗》《该如何讲述中国近代百年史》等4篇专题论文则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叙事特色、艺术结构、语言风格、史诗品格等进行了深度阐释,以期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湖南骡子》的研究。

一个偶然,却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

何 顿

(长沙市文联 创作室,湖南 长沙 410005)

[摘 要] 我最近的长篇历史小说《湖南骡子》,缘于2002年清明节我去衡阳焚我那年写的一部反映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抵抗者》时的所见所感,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不少是我童年和少年时候接触过的抗战老兵。在收集素材和写作《湖南骡子》的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湖南人,小说刻意表现了湖南人那种骡子般坚韧、倔强、不怕死的集体性格。

[关键词] 《湖南骡子》; 湖南人; 骡子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3-0011-02

Casual Creative Impulses

HE Dun

(Studio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Changsha City, Changsha, 412005, China)

Abstract: My recent historical novel of Hunan Mule, which due to the 2002 Qingming festival in Hengyang when I burned my writing novel of Resisters which reflected the Battle of Changde and Hengyang, its archetypes are the war veterans during my childhood and youth.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material and writing of Hunan Mule, I have new understanding of Hunan person, who showed collective character of mule-like tenacity, stubborn, not afraid of death.

Key words: Hunan Mule; Hunan person; mule spirit

2002年,我去衡阳焚我那年写的《抵抗者》,一部写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长篇小说。那天是清明节,记得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日子,我只身来到衡阳市岳屏公园,走近那座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蹲下,把刚出版的《抵抗者》一页页撕开,放在碑

下,点燃了纸张,边烧,边默祷:我来祭奠你们,你们当年在抗击日本侵略军时很英勇,没给湖南人丢脸,我为你们写了这本拙作。默祷完,书也烧完了。正准备起身,忽然,一阵风刮来,将我烧书的黑纸灰,刮得沸沸扬扬地飘上了天,四散开去。我当时

收稿日期: 2012-02-21

作者简介: 何 顿(1958-),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省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很惊诧,这不是一个有风的日子!难道是因我的烧书祈祷,让这些于1944年阵亡在岳屏山的先辈们显灵了?我当时全身都起了层兴奋的鸡皮疙瘩。

不一会,上来一些游客,大约二三十人,说一口怪怪的普通话,显然不是外国人。我问一男导游,导游说,他们是台湾来的游客,专程替自己的祖辈来衡阳祭祀当年战死在这里的国军官兵。导游说,这里还经常来一些日本游客,他们来祭奠战死在衡阳的他们的爷爷或伯爷爷、叔爷爷等。我从史料上知道,侵华日军在攻打衡阳时,死伤4万多官兵,其中战死1名日军中将师团长,还战死1名少将旅团长。我当时脑袋发胀,觉得我还得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战争与人”。这是我当时站在衡阳抗战纪念碑前许的愿、发的誓,这是我写这部《湖南骡子》长篇小说的起因。一个点,一个偶然,却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战争与人”,最终被定名为《湖南骡子》。

从那年起,我就开始收集素材,在收集素材和准备写作的过程中,我被几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深深吸引,就写了《我们像野兽》。2005年,我重新捡起这个题材,打算写时,目标就大了,就想写一部有历史厚重感的小说,它不光只是再写一部“抵抗者”,应该书写他们的一生,他们生活的轨迹及家人。这种思想一旦产生,责任心就来了,人就严肃无比,每天写,哪里都不去,甚至外出旅游的计划也取消了,因为我怕“断气”。小说是讲究气场的,气场一断,就接不上了,即语言的感觉就没有了,每天写一点,那种语言的感觉就不会跑。《湖南骡子》的创作,是由小变大,开始只打算写到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后的事,不打算写。但我在写作中,我童年和少年时候见过的,当年那些打过日本鬼子的上辈人,一个个会闪现在我眼里,他们在1949年后的生活,总让我思考。我当然可以回避,不写他们在左的年代所受的苦,那种凄凉的生活,确实让我不忍写,但这些人固执地闪现在眼前,我绕不过。在《文学报》上,我与朱小如先生的对话中提过,我有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个伤残军人,他的腿就是长沙第三次会战中被日军的迫击炮弹炸没的。这个残疾军人的形象经常呈现在我眼中,似乎在盯着我写《湖南骡子》,没法摆脱。所以就在他写成了小说中的“我大哥”,写了,就舒服了。

在收集素材和写作《湖南骡子》的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湖南人。湖南人很倔强,很执着,不怕死,例如谭嗣同,可以逃也不跑,宁愿死。还有宋教仁、

黄兴、蔡锷,身上都闪耀着倔强的灵光,同样在毛泽东、彭德怀、粟裕和黄克诚等人身上,也闪着这种光!不查看和追问历史的人不会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要知道那是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第一次在攻城掠地方面,没拿下的城市。先一年他们攻克了武汉,几个月前又拿下了广州和南昌。拿下南昌后,他们分兵两路进犯长沙,以为长沙唾手可得,而当时挂帅进攻长沙的日军主将是冈村宁茨,一个在中国战场上的杀人魔头,主力是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和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等。他们在长沙可没法制造大屠杀,因为长沙军民没给他们提供大屠杀的机会,共同御敌,硬是把两路日军(近10万)打退了。这就是骡子精神,敢拼敢打,不逃跑不屈服,最终只能是日军逃跑。我就要写这种精神,这是一种民族精神!

有一个小体会值得交流,我开始用了很多历史史料,加起来有11万字,当时写完后,我看了字数统计,上、下卷70万字。自己也有点小得意,觉得自己写了本历史教科书,是读了史、查了资料的。但我写完《黑道》一书,相隔一年多后,再看,这些史料却很刺我的眼,11万字的史料,它与我的小说叙述语言,完全是两种风格,于是开始删史料,把史料改为我的语言,写在人物身上。比如,写袁世凯称帝,我用了不少史料,有3000多字,谈不上很翔实,却也交待清楚了。但这段文字放在这里,总觉得怪怪的,开始删掉一半,接着又删去三分之一,最后,全删了,改成自己的语言:“上课时,肖老师沉痛地说:‘同学们,中国彻底没救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了。’”要知道,当时我是多么舍不得去掉自己写在小说里的那些史料呵。还有年月日,开始都写在小说里,表示自己很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写100年,年月日在小说里不断出现,有记流水账的感觉。我首先删掉一部分年月日,接着又删掉一部分,最终果断地删去绝大部分,模糊时间,使小说中的人物与时间浑然一体。

小说里写了众多人物,虽然没把自己的头发写白,却常常把自己写得筋疲力尽、倒头便睡。感谢上天给了我一副好身体,让我有精力和时间阅读和写作。我在给《文学界》写的一篇自述《就有理由吊儿郎当》中说:“老庄思想于不经意中,光临了我,让我‘为而不争’。这个‘为’,是写作,却不去争写作之外的东西。”这些年,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责任编辑:黄声波